

我有我天空 - 第 26 集 - 陳錦元 - 愛心跨界別

主持：W William

嘉賓：陳 陳錦元

W：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上集邀請了陳錦元 Alan 分享關於殘疾爭取交通優惠，\$2 成功了。現在真的多了不少殘疾朋友出外活動，但因得一集時間不足，再想與 Alan 分享多些在工作上或其他的事，Alan 你好。

陳：你好。

W：上次跟你談了聯席。我知你本身不單是在聯席裡做召集人，另外你也在聾人協進會幫手。

陳：是啊。我是聾人協進會的諮詢委員會副主席。

W：諮詢委員會？若果以我的理解，諮詢委員會即是應該聽收會員意見或一些外間的意見，但你肢體傷殘又聽不到，容許我直接說句「與你何干」？

陳：有很多人也像你說的一樣，關我什麼事？有很多朋友也有這想法。

W：我知，因你本身身邊有聾人朋友？

陳：不是。我覺得殘疾人士不論是什麼類別的朋友，都應該同坐一條船的。大家應該有合作空間及一起工作的機會。所以在我的理念中無論他是視障、聽障、肢體或者是其他類別的朋友，若果能夠合作的、能夠做事的，我也很歡迎一起做些事，成功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W：你有一顆熱誠的心，但其他的聾人朋友歡迎不歡迎？

陳：我在聾協由二零零八年開始至到現在都是做諮詢委員會副主席。

W：四年了。

陳：是啊。老實說，聽障的人是用手語來溝通的。但是我對手語又不太純熟，跟他們溝通是有困難的。有很多朋友也說我跟別人溝通也很難，你坐輪椅，聾人也未必歡迎你。這幾年跟他們一起工作，我覺得聾人對其他殘疾朋友都很有心及很樂意去幫忙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有些會一起外出，他們對我的

照顧很周到，幾位聾人一走到我身旁會保護我，會看看周邊有沒有其他車輛來、有沒有人撞過來，真的好好。好好照顧，有時令我真的很感動。以往給我的錯覺是跟他們溝通很困難，做朋友也很難。真的不用說話，但大家的感受、身體語言都能夠將之間的距離拉近。其實，只要願意跟聾人溝通，你做任何的手勢，他們也很開心。

W：沒錯。

陳：因為能夠有一份心想跟他們聊天、談天，無論你的手勢是正確或錯誤，他們也能夠意會到說什麼做什麼。所以我覺得跟他們溝通、做朋友沒什麼困難。

W：對的。正如我 William 身邊也有聾人相處、做戲各樣活動。有些人常問我你又不見得，我們替你寫你想說什麼，我說不用了，總之捉住了他知道在我前面，之後才做我的表情、我的動作，那便明白了。我試過有一次跟他們在澳門同台演出，人生路不熟，好急想上廁所，但又找不到義工，其他台前幕後都很繁忙地處理工作，我又不想打擾他們。剛巧，我感覺到聾人朋友就在我隔離，我拍他，再做出尿急的動作，挽一挽褲子……

陳：哈哈。

W：於是他二話不說拖了我到洗手間。走進洗手間後，他還帶你摸一摸門，之後在外面等你，當去完廁所便帶我到去洗手。接著，正如你所說真的很關心、細心，洗完手還未過三秒，已把紙巾放到手臂那裡。

陳：是啊。因為聾人表面上四肢靈活，看起來沒什麼障礙。但很多人忽視了他們。

W：沒錯。

陳：政府人士、社會各界，對他們的訴求、幫助都是被忽略了。

W：你了解他們的需要，但我想問在這會裡你有什麼才華會幫助到他們？難道人家本身幹不了？

陳：因為聾協在零八年期間出現財政、行政些少混亂，一些復康界的朋友和社署都覺得這機構有問題，對它的資助、支援已經全部刪除。

W：那麼大件事？隨時倒閉的。

陳：是啊。差不多去到結業的地步。期間，有位聾協的執委朋友邀請我入去幫幫手，看看能否給他們意見，讓他們重新整理一下聾協的行政、財政問題。在我答應之前，有不少朋友勸我不要幫手。

W：若我當時認識你，我也會叫你不要入。

陳：為甚麼呢？因為入面太亂，你做了也沒用，若突然真的結業，對你來說都有很大影響的，無謂做這些事吧。但我自己又想：這間機構有三十五年歷史，若果真的要結業是可惜的。

W：三十五年？

陳：是啊。三十五年歷史；很可惜。那些聾人朋友對這個會也很有歸屬感，若沒有了這機構聾人不知何處去，因為你知道聾人跟社會上人士在溝通上有隔膜，他們自己也是好少團結群組讓大家一起結合。比如大家去到一些快餐店，看到一班聾人朋友在聊天，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天地。而協進會亦有這個功能，給他們一個落腳地。若果真的結業，他們的落腳地也沒有了，對很多聾人朋友有很大影響的。我覺得應該嘗試放些時間弄些計劃出來幫幫他們。幸好，香港有很多有心人，期間好多有心一起合作、一起做這件事。慢慢走回軌道後，又好彩有一班很有心的新同事出來，大家也很有理想把聾協納入正軌。慢慢、慢慢的開始糾正以往的不良行政、財政行為，慢慢設立制度，現在已得到社會人士信任，因為他們有信任支持，社署又開始提供資助了。

W：有成績。

陳：雖然金額不多。亦有其他的社會人士慢慢對聾協的工作和都有認同，那就工作方面、資源方面開始恢復給聾協，現在就開始踏上軌道。

W：明白。那我又想問，你剛才說聾人的圈子比較小，甚至有很多的需要一般市民根本不認識，你成為聾協的一份子，怎樣令這事帶到入屋呢？

陳：這方面我藉著自己在諮詢委員會內的幹事關係，我都有把這些訊息帶入去的。現時政府對於聾人的訴求和手語都積極推動，所以入面也有一個推廣手語小組，希望能夠將手語帶出社會，讓多些社會人士能夠利用手語跟他們溝通。現在我們看到社會上，無論是學校、或者政府部門、或是私人機構對手語是接受的，所以我們也看到很多朋友很積極學手語。

W：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試過有一次令我不愉快的回憶，我跟兩位聾人朋友乘

坐港鐵，他們在車廂談天，當然聾人朋友是打手語，手部會活動，說得開心甚至郁動咀巴做咀形、又或者叫出來的。剛巧隔離有位家長和小朋友，家長是位女士。她見到我的朋友手舞足蹈，突然跟她的女兒說「走過些、走過些」。當時我沒有特別在意，可能因車廂狹窄便叫她走過些，但小朋友沒有反應，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留意他們在做手語，之後家長再大聲說「叫你快些走過些，那班人傻的，一會兒弄到你怎辦？」

陳：這方面我也覺得有些可惜。為什麼呢？因為聾人以往給人的印象是傻的，手舞足蹈、在叫。

W：溝通方法。

陳：無法溝通，給人的印象是緊張的、粗魯的和野蠻的。但這是表面上的形象，他們內心不是這樣，是很善良和很友善的。正如你剛才說的要去洗手間，他又很熱誠、很願意去幫忙，內心被較表面的動作令人誤解了。其實家長誤解了他們，誤以為他們是傻的、又叫又嘈。我覺得這些仍在社會上存在。要把這訊息帶給社會人士讓他們知道這看法是錯的。

W：是啊。在家庭方面，因為你本身是行動不便，家人要慢慢調校適應你。最少在家裡，由以前可以用手叉周圍走動，到現在需要坐輪椅，若果到後天出事聽力有了障礙，那些家人又應該怎樣幫他們？

陳：你意思是聾人的朋友？

W：或者是家屬。但很難的，即是好像跟老人家說話一樣，常常見人們走到他們耳邊大大聲逐字逐字說，其實這樣幫助到他們嗎？

陳：幫不到的。有時聾協都有一個擔心，擔心聾人的復康、教育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擔心聾人的第二代又會是怎樣。

W：他們的家人又怎麼辦？

陳：很多聾人朋友的第二代是正常的、是聽到的、是正常的，我們也有憂慮就是大家也知道小朋友的成長都需要有家長的溝通和教育，但聾人又怎樣教他們呢？不能說話又怎能跟小朋友溝通呢？是一個憂慮，我們也希望積極在這方面做些事，看看將來政府、社會上有什麼能夠幫助這批小朋友，讓他們在成長方面不會因自己的父母有這樣的問題而影響他們的進度，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有些計劃，希望藉著外面的社會人士會否願意幫手，比如義工、老師在

學校裡在功課上作出幫忙。

W：這些事真的很難，聽來這不是短時間，是要每天對著。例如小朋友好想問爸爸這個字怎樣讀？怎麼辦？又或者肚痛在廁所裡叫出來，爸爸我很肚痛，拿支藥油來，又不能。

陳：這些是他們成長上的一些障礙，所以我們都希望有什麼能夠解決到。好像現時遊行，聾人也會找他們的親戚或朋友幫忙。

W：即是能夠聽見那些。

陳：是啊。但我覺得這是很被動的，積極點去做較好。

W：但若果到時你有什麼新的項目要推廣，記緊要立即通知我們，又可以在節目裡跟聽眾朋友分享。說完聾人方面，我知道你另外還有的，就是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全名是這樣讀嗎？

陳：是啊，沒錯。

W：你在入面做什麼？有幫手？

陳：我的職位是主席，是理事會主席。

W：這個是屬於什麼會？

陳：這個屬於肢體傷殘人士，屬於坐輪椅、使用手叉的朋友，會員多數是集中肢體方面的。

W：我知道這個會有不少會員的。

陳：現在有三千多人，這個會已經有四十二年。

W：這會的設施都好像很齊備，亦有自己的復康巴士。

陳：有自己的復康巴士。大家知道肢體的朋友活動能力是比較弱的，有時需要乘車或者出外不方便，我們坐輪椅的，現在巴士只能載一部輪椅，多一部輪椅一起也不能，所以有時朋友說有兩位輪椅一起出外便不能了，所以我們傷青會有部復康巴，有部會巴，用來接送他們出入，又或是會內舉行活動，或者

做會外的行動較為方便。

W：明白。你現在是主席，以往傷青會都是如常營運生存的，有自己的會員、行政制度。你工作後，有什麼新的帶給肢體傷殘的朋友呢？

陳：希望能夠不是單一的類別活動，希望可以跟其他類別的殘疾朋友一同合作。

W：這件事又很特別，你剛才說會員有三千多人，大部份都是肢體傷殘，你是今屆的主席，進行三百六十度轉變，行嗎？

陳：這個不是轉變，社會的趨勢都是這樣的，因為我們復康界都是同一種趨勢。若果單做一項，我覺得力度和成功的效果就不大。比如在一個融合共融的社會，有多方面的人一起會較好，好像我們跟聾人也有合作的，例如聾人的手語歌，大家一起出來，我們唱歌、他們做手語都可以的。

W：是啊。挺好玩似的。

陳：其實大家不同類別的復康界都有合作，比如你們視障的也有跟盲人聾人合作，例如：跑步。

W：馬拉松。

陳：聾人可以帶盲人跑步，這些都是可以合作到的。以往沒有這畫面出現，因為每個人也只顧著做自己的。

W：我也知道你們這個會不單只有一般的會舞、興趣班，你們有社會企業的。

陳：有。其實我有幾個，例如”花社”。

W：花社？是做什麼的？

陳：花社是賣花的，若有白事、喜事、婚宴，我們都會有些花藝提供。

W：全部是會員自己做的？

陳：邀請一些殘疾朋友當員工，又能提供一些就業機會給殘疾朋友。

W：挺厲害。

陳：我們亦有聾人的同事在做花藝的工作，例如送花，他們又可以做到，因為他們能夠活動自如，我們可以互相配合。

W：那麼營業額穩定嗎？

陳：穩定的。有幸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

W：光顧你們的多數是什麼人？

陳：政府機構、私人機構都有，我們也多方面的宣傳，他們也很熱心來支持我們。

W：我又這樣想，其實花四處都有，現在有很多人自己會到花墟買花，直接找批發，為什麼人家要選擇你們？

陳：我們也要宣傳我們的企業。

W：你們的有什麼特別？

陳：我們企業都是提供一些就業機會給殘疾朋友，有一些社會人士也支持我們的理念的。他們亦因為這樣而會很熱心支持這件事。

W：挺不錯。

陳：以及我們賣的價錢跟外面差不多，價錢合理的。自己又可以賣花，又能夠幫助你，何樂而不為呢？所以我們覺得是有理想的。

W：這社會企業有多少年？

陳：大概也有四、五年左右。

W：四、五年時間我相信一定是這樣，你們的出品一定是穩定。

陳：受到一致好評的。所以政府很多部門也指定來這裡買。

W：因為我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人賣花，說真的，這很主觀，客人喜歡與否也不能客觀的。總之他一看包裝得馬馬虎虎，或者明明是安排了上午送花，每次也浪費時間，甚至是沒交代，不行的。

陳：但大家又可以放心的。因為我們我質素跟外面的是有競爭的。

W：明白。除了花社，還有什麼社會企業？

陳：我們亦有個設計……

W：設計？是設計平面？室內設計？還是什麼設計？

陳：比如一些單張、書、以及一些 banner 海報，也會找我們做設計。

W：但你們只做設計的部份，製作會做嗎？

陳：我們只做設計，製作就會另外找人幫手。

W：設計那班又是你會員來的。

陳：是。

W：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厲害懂這些？是本身讀這些？還是你們有培訓給他們？還是其他原因？

陳：本身是做設計的，但這班同事本身都是殘疾朋友。

W：真的挺不錯。將他們的技能發揮。

陳：發揮得到。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坐輪椅活動能力較弱，在這方面大家也知道香港是知識型的社會，這方面的設計對我們肢體來說是比較適合的，尤其是設計方面較為「食腦」，用腦袋來謀生，會較為合適。

W：我覺得這個簡單，較剛才兩樣靜態。另外，你們最後的一個社會企業較為動態的。

陳：我們最近有個社會企業是歷奇。

W：歷奇？

陳：歷奇的運動。

W：容許我坦白，你們坐輪椅怎樣歷奇？

陳：有很多朋友也有這方面的想法，但是通過我們的安全設施、以及有教練在場提供指導，是安全的。讓會員有機會一級一級的去攀石。雖然不像健全人士般靈活，但藉著這些運動可以帶出一些訊息出來，以及只要我們肯去做，就會做到。因為這樣我們給會員得到很大信心。

W：真的很感動。

陳：以往做不到的事，現在可以做到。

W：即是跟我們盲人一樣，你叫我們做些要用視力的東西，通常也拒絕的。我完全體會到叫一個手腳不靈活的人去攀石，我想問那地方是哪裡來？是外面借的？還是其他？

陳：我們會內有一個地方有石場，以及我們亦有些手動單車給會員使用，亦會有輪椅馬拉松，我們想帶出的訊息是只要給機會殘疾人士，殘疾人士好有信心和把握做的，我相信有很多事看起來幹不到，但我們也可以做到的；沒問題。

W：我完全感受到曾值班的朋友能夠逐級逐級爬的時候，不論是成功與否，曾參與這件事對健康的狀況也有很大幫助。

陳：是啊。無論是心理、生理都有很大的幫助的，心理上來說他們的信心強了很多；而生理上就能夠讓他們的手腳活動，令身體的機能不會退化。

W：以及有教練教是專業的，不會亂動。

陳：旁邊亦有安全的設施，因此他們也有很大信心。

W：Alan，最後我想問問你，你分享了這麼多東西，爭取交通、聾人、又自己傷青會，其實你本身有沒有工作的？

陳：我本身有工作的。

W：你有工作還花這麼時間做這些？以上的是義務的？

陳：是啊。

W：全部義務工作，我想你是含著金鎖匙出世的。

陳：又不是這樣的，我覺得人在社會都有他們的使命感，以及他們的責任。因為我在社會裡成長。有幸在這社會上有好的生活，我覺得有時個人的得著很狹窄，應該跟其他人分享。而自己是有能力的、又能夠幫手的便做多些事，我不希望讓社會人士覺得我們殘疾人士是一個負累、一個受惠者；殘疾人士也可以做一個積極的付出。

W：不是一個負累。

陳：若果有能力，我們也有付出的能力。不要給社會人士一個錯覺，殘疾人士不是一個包袱。我們有種……

W：社會一份子。

陳：一份子，只要我們積極參與也可以幫忙。

W：令我有很大的鼓勵。

陳：我知道 William 你也很積極在盲人裡對社會做不少事。

W：但相比於 Alan 你真是我們的前輩，讓我們很多人包括不是殘疾人士也好，真的學到很多事。時間差不多了，下次有什麼新的、或者平時有什麼破天荒的事，到時再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陳：好，多謝。

W：好，再見。

陳：再見。